



语词分合问题 讨论集

徐时仪 周 荐 —— 主 编
刘静静 —— 副主编

语词分合的研究关涉汉语词汇学的研究和中国语言学的发展。**词与语**是一个连续统，二者不可分立。语的研究应在词汇学体系内多走实证路径，或有真正的创获。



上海教育出版社
SHANGHAI EDUCATIONAL
PUBLISHING HOUSE

语词分合问题 讨论集

YU CI FEN HE WENTI

TAOLUN JI

徐时仪 周 荐 主 编
刘静静 副主编



上海教育出版社
SHANGHAI EDUCATIONAL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语词分合问题讨论集/徐时仪、周荐主编.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18.8

ISBN 978-7-5444-8650-7

I. ①语… II. ①徐… ②周… III. ①汉语-词语-文集

IV. ①H1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179913 号



责任编辑 廖宏艳

封面设计 周吉

语词分合问题讨论集

徐时仪 周荐 主编

出版发行 上海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

官 网 www.seph.com.cn

地 址 上海市永福路 123 号

邮 编 200031

印 刷 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 1/32 印张 6.125

字 数 180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4-8650-7/H·0299

定 价 50.00 元

如发现质量问题,读者可向本社调换 电话:021-64377165

前 言

中国的 20 世纪 50 年代,似乎是一个不管何人,无论何时忆起都热血沸腾的年代。中国语言学界也一样,1949 年后语言研究最初的几场大讨论,就发生在那个时代,反映出中国学者、汉语学界对真理的不懈追求。其中关于主语宾语问题和词类问题的讨论,异常火爆,不同派别的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阐述自己的观点,争论激辩面红耳赤,会上会下短兵相接,但大家都只有一个目的:期望学术问题得到圆满而科学的解决。当年的研讨,黎锦熙、王力、吕叔湘、高名凯、朱德熙等著名学者都参加进来,讨论的成果,袁辑成《汉语的主语宾语问题》《汉语的词类问题》等论文集出版。话不说不明,理不辩不透。当年的讨论,对汉语语法学日后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助推作用,因为它不仅明辨了是非,而且培养锻炼了队伍,其方法论的意义又跨越了界别,对词汇学等兄弟学科产生了重大而积极的影响。那些热烈的讨论并未因时间的过去而被人遗忘,五六十年后的今天仍不时被提起,也说明了当年大讨论的意义和价值所在。

词汇研究中也一样充满了艰辛的探索。从 20 世纪 50 年代起,汉语词汇学迎来了一个大发展时期,孙常叙、周祖谟、陆志韦等先生的著作的问世,奠定了学科发展的基础;改革开放后,汉语词汇学更迎来了发展的新阶段,刘叔新、张志毅、符淮青、张永言、张清常、李行健等先生充满理论色彩、独辟蹊径的研究也好,武占坤、王勤、马国凡、许威汉、孙良明、王宁、葛本仪、李如龙等先生继承优良传统、保持中国特色的研究也罢,几乎无一例外地将词、语视为词汇下辖的两类单位,把词、语作为词汇学的两个密切相关的研究对象,认为词、语无论从其所具有的性质特点看还是从研究方法上说,都有同有异,但同绝对大于异。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有人先是故意不提“词汇”而只提“语汇”,试水式地看看词汇学界的反应;嗣后,便公然提出“词汇”只是词的汇集,“词汇学”只研究词,“语汇”才是语

的汇集,语由“语汇学”来研究,为达标新立异的目的而将词语肆意割裂;再之后,未有大学的教研经验却从学科建设角度异想天开地提出建立“语汇学”,与“词汇学”分道扬镳,还要在“词汇学”和“语汇学”之上天方夜谭地建立一个“词语学”……先不说其所谓的“词语学”,单看其“语汇学”,相当数量的术语都拷贝自母学科“词汇学”。大量术语的拷贝,已让学界对这个所谓独立学科的“语汇学”哑然失笑。从2010年开始,汉语词汇学界的一些学者终于忍无可忍,打破沉默,开始勇敢地站出来提出不同意见,因为他们不想让“语汇学”制造者欺我无人,不想让国外严肃的学者以为我中土无人,不想让后人以为我们这个时代没有敢说真话的人。他们开始认真考虑这个关乎词汇学学科发展前途和命运的大是大非问题,顶住各种各样莫名其妙的压力,撰写论文,进行严肃认真的讨论,几年下来,竟已有一二十篇论文发表。相信日后还会有学者继续研究,有新的论文发表。为使学界明了彼此观点的根本分歧所在,明了将语词割裂开来的要害在哪里,更为了推动词汇学研究的健康发展,我们仿照20世纪50年代的学者们所为,从已发表的论辩的论文中选出十五篇,编成这本《语词分合问题讨论集》。

本论文集集中的论文作者,有始终在国内教学科研一线工作的学者,也有长期在国外、境外任教的教授;有专长研究现代汉语的专家,也有打通古今、兼通中外的学人;有年逾花甲的学界人士,更不乏近年来成长起来的学术新锐。论文编入本集,不按作者学术地位、声望和年资,而按文章发表的时间顺序来排序,可能更容易让读者看清学术讨论发展的脉络,更体现出学术第一的原则。

感谢上海教育出版社。在中国现代语言学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史上,上教社的学术眼光、决策魄力、对学者和学术的鼎力支持,始终令人称道,让人难忘。所有论文在收入这部集子之前,都曾在一些著名的报纸杂志上发表过。(全书引文均照录原文,字形未作改动。)我们也要借此机会感谢《中国社会科学报》《辞书研究》《世界汉语教学》《汉语学报》《上海师范大学学报》《词汇学理论与实践》《阅江学刊》等学术刊物,感谢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语言文字学》和《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学术评论与反思专栏的转载。严肃的学术报刊和视学术为生命的编辑们,对守护并延

续我们的学术命脉,对弘扬严肃的学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无可替代的作用。

鲁迅说过,“战斗正未有穷期”,“辱骂和恐吓绝不是战斗”。当年的鲁迅身处险恶之境,明枪暗箭不时从各处袭来。这不奇怪,因为鲁迅和一些对手之间的战斗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人与兽之间的搏斗。正所谓“气有清浊,则人得其清者,禽兽则得其浊者。人大体本清,故异于禽兽;亦有浊者,则去禽兽不远矣”(《朱子语类》卷四载朱熹言),当今学界鱼龙混杂,然清者自清,浊者自浊。在治学和为人上,清者不畏崎岖与劳苦,一步一个脚印地做出了扎扎实实的真学问;浊者却毫无敬畏学术之心,甚至不择手段,混淆视听,败坏学风。君子俗小,判然有别。掩卷深思,五六十年前中国语言学界的那些学术讨论之所以令人如此难以忘怀,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那是一场场人与人、学者与学者、君子与君子之间的讨论。正常的学术论争,绝不应有一点点人身攻击,更不应该有背后捅刀子、泼脏水的恶劣行径。那见不得阳光的非君子所为,不会吓倒真正的学者,不可能让为学术而将其他一切置之度外的人却步!

汉语词汇学的研究关乎汉语词汇史的研究和中国语言学史的研究,有关术语的变更与学科的分合更是一个事关汉语词汇学和中国语言学发展的十分严肃的学术问题,容不得丝毫率性和苟且。词汇研究是语言学的重要领域,作为同属语言建筑材料单位的词和语,二者的研究离不开彼此,语的研究只有多秉以实证路径,才有可能在探讨内在规律上有真正的创获。目前关于语词分合问题的讨论仍在持续,我们希望未来的讨论能遵从学术规范,在学术范围内进行。我们更希望收入本集的论文能起引玉之效,启发更多学者的思考,对词汇学的健康发展有所裨益,并进而推进汉语词汇史和中国语言学史的研究。

目 录

前言	/ 1
中国词汇学发展需明晰定位	周 荐 / 1
也谈“语词分立”	刘静静 / 5
语词分合问题引发的若干思考	周 荐 / 12
语汇学的研究对象与新语的类型特点	程 荣 / 25
“语词分立”和“语典学”的立异	刘静静 / 43
术语创制与词汇学学科发展	周 荐 / 54
从词汇学的体系性看“语词分立”说	赵 越 周 荐 / 64
论“语”“词”的分与合	刘静静 徐时仪 / 75
“汉语语汇学”相关问题献疑	杨怀文 / 94
汉语熟语研究的正轨与要务	周 荐 / 104
汉语词典语词兼收与语词分合探论	徐时仪 / 116
在学科体系的宏大背景下论语词之当合不当分	
——以汉外、古今、方普为视角	赵 越 周 荐 / 127
论“语”“词”不当分立	刘静静 / 142
汉外词汇教学与字词语连续体	沈国威 / 159
习语俗谚的演变及词语连续统探论	徐时仪 / 169

中国词汇学发展需明晰定位

澳门理工学院澳门语言文化研究中心 周 荐

中国近代以前的学科体系中没有“词汇学”的名目,当然,“词汇学”的上位概念——“语言学”等名目也不存在。后世出现的中国现代语言学学科体系中的“词汇学”,大概只可与中国上古、中古时学科体系中文字学、训诂学勉强对应。文字学中字义产生的问题、训诂学中词义间的关系问题等,大致可与现代的词汇学中的词义问题挂上钩。中国古代学科体系中无“词汇学”名目并不奇怪,因为不仅古代中国没有,世界上很多国家古代也都没有。英语中的 lexicology,俄语中的 Лексика,日语中的“語彙論”,大都是近代以降现代语言学产生后才有的学科术语,或者是历史发展到近代,其学科意义才逐渐明晰起来、明确下来的术语。在中国,“词汇学”这一术语应产生于 20 世纪 10 年代,但它的产生并未同时为其带来在学科体系定位中的确定性,也并未使其学科发展的走向明晰起来。1907 年章士钊的《中等国文典》出版,虽明确提出了词汇的研究方法和范围,甚至“词汇学”的术语也呼之欲出,但在那之后 40 余年的时间里,章著对中国语言学学科体系建设的完备并未产生出应有的影响,所以,王力、吕叔湘等前辈语言学家的论著均未将“词汇学”独立出来,学者们仍将本该划归词汇学领域的内容置于所熟悉的语法学领域。这对中国语言学史来说,不能不是一大憾事。

中国词汇学科的建立

拜苏联语言学之赐,中国词汇学学科在 20 世纪 50 年代得以真正建立,标志之一就是在中国系统地出现了“词汇学”“熟语学”“构词法”“词根”等学科术语。苏联的语言学家,我们可信手举出一大串响亮的名字:契科巴瓦

(Арнольд Степанович Чикобава)、布达哥夫(Р. А. Будагов)、维诺格拉多夫(Виноградов Виктор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谢尔巴(Lev Vladimirovich Sherba)等。这还仅仅是对中国、对汉语产生过重要影响的学者中的部分代表性人物。正因为有苏联语言学家的著作及其影响,本该划归词汇学的研究内容才终于归位,本该与毗邻学科划清的界限也才得以划清,汉语词汇学也才终于迎来她诞生后的第一个春天——20世纪50年代,并催生出以孙常叙《汉语词汇》、周祖谟《汉语词汇讲话》为代表的一批奠基性的词汇学著作,以及那之后二三十年间面世的为数众多的论著。这一良好态势本应迅即成为词汇学学科定位确定的指引,成为学科发展走向明晰的先导,然因理论建设不足、学科边界模糊,词汇学声称的属于自己的学科辖域,或为边界另一侧的强势学科(如“语义学”“辞书学”)不断吞噬,或为乘势而起的一些新兴研究门类(如所谓“语汇学”)肆意蚕食。这又使词汇学重新沦于尴尬的境地。

一个学科能否建立起来,是否已然建设完足,主要看两个标尺,一要看它是否已有一套独立而完备的理论和学科体系,二要看它是否已具有一定的历史和现实的研究力。

语义学(semantics)是一个涉及语言学、逻辑学、计算机及自然语言处理、认知科学、心理学诸多领域的学科,它所研究的是语义。各学科对语义的研究虽有一定共性,但具体的研究方法和内容却不尽一致。语义学的主要对象应是自然语言的意义,是词语、句子、篇章等不同级别的语言单位的意义。但各领域对语言的意义研究的目的是不同的,语言学的语义研究目的在于找出语义表达的规律性、内在解释、不同语言在语义表达方面的个性及共性。学界有人根据不同的语言单位都存在语义问题,也都可由语义学去研究,而将语义学进一步分作句法语义学和词汇语义学。语义学中的一个重要支派——结构主义语义学,研究的内容主要的不在于句子,而在于词语的意义和结构,比如义素分析、语义场、词义之间的结构关系等。这样的语义学即被称为“词汇语义学”。词与词间的各种意义关系(如同义词、反义词)是词汇语义学研究的重要方面。词汇语义学的研究内容倘仅止于此,那它完全不具备另立新学科的必要,因为上述问题恰恰是词汇学的研究内容之一。语义学当然还有很多重要的独立的研究

内容和支派,比如比照生成音系学的音位区别特征理论,主张语言的最深层的结构是义素,通过句法变化和词汇化的各种手段得到表层的句子形式的“生成语义学”;始于蒙太古以数理逻辑方法对英语的研究,后经语言学家和哲学家共同努力独立发展,并摒弃了蒙太古对生成语言学的句法学的忽视,强调语义解释和句法结构的统一,从而最终成为生成语言学的语义学分支的“形式语义学”。正由于有如上研究内容、理论、业绩、队伍,才使得语义学成为一个重要的语言学学科,其本身也才成为一个重要的语言学术语。

辞书学(lexicography)也是跟词汇学关系密切的一个语言学分支学科。辞书学核心的研究内容是词语的释义问题。也正因此,释义常被一些学者称作辞书的灵魂。辞书学的研究内容倘仅为词义、义项、释义,那么它与词汇学研究的内容就会具有较大的重合度了。古代辞书编纂的对象包括字书、韵书及词典等,由之积累起来的本主要是关乎辞典编纂工艺、技巧的一门学问。在继承往昔的基础上,现代辞书学把主要研究对象定位为语文词典、百科全书、专科辞典,研究内容主要是词典的设计、编排、条目的设定、义项的安排以及各条目间、各义项间的关系。此外,辞书学也会就不同类型的辞书编纂的特殊技巧进行某些特别的研究,如编纂双语辞典所需顾及的不同语言的语法。也正由于辞书学在词义、义项、释义之外更大的研究范围上不同于词汇学,它才成为了一个重要而独立的学科。不难看出,由于研究的内容、范围无法由词汇学替代,也由于词汇学在上述领域的理论建设并不完备,语义学、辞书学的兴起具有不可阻挡之势,词汇学恐怕只能忍看新学科的兴起,徒自喟叹。

至于“语汇学”新说法的提出,则完全是另一种情形了。“语汇学”与“词汇学”本是异名同实的关系,但近年被个别学者作为与词汇学全然不同的另一个学科术语来使用,用于指对熟语的研究。无论是作为句子成分还是作为词汇单位,熟语和词均无显著区别,因此有学者的著作将本该称作“词汇”之处改称“语汇”,以使之与“语法”“语音”一致起来,甚至2003年11月成立的全国语言文字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的汉语语汇分会,也用的是“语汇”而非“词汇”。学界也很早就有人将熟语称作“特殊词汇”,这也多少道出了问题的实质。传统上和现实中,绝大多数学者都将熟语纳入

词汇学领域,或将“熟语”作为“词汇”的下位单位或次类看待。因此,将熟语研究从词汇学中切割出来使之独立,再把与“词汇”异名同实的“语汇”剥离出来指称那些熟语,殊无必要,这样的做法有无为公众接受的可能性,也未可知。

词汇:不可替代的思辨单位

语言学在西方始终是与哲学密切相关的一个学科。作为哲学家,海德格尔以“不可说”来解释“存在”,以不回答的方式来回答“语言是什么”的问题,这带有些许禅味的回答似无助于语言学问题的解决,而他的“语言学转向”(the linguistic turn)则促发了语言学家对语言问题深层次的思考。作为语言学家,乔姆斯基的生成语法被认为是 20 世纪理论语言学研究上的重要贡献。乔氏对斯金纳《口语行为》的评论,也有助于发动心理学的认知革命,挑战 20 世纪 50 年代研究人类行为和语言方式中占主导地位的行为主义。乔氏所采用的以自然为本研究语言的方法也大大影响了语言和心智的哲学研究。所有这些,都使语言学的影响在各领域内得到加强,然语言最受益的要素中却鲜见词汇的踪影,“词汇学”的学科术语也踪迹杳然。而这些情况的出现,又无不与词汇学科的艰难定位和发展走向息息相关。

无论是作为哲学思考这一心智行为的基本模块,还是作为人对外部世界认知的基本元件,词汇都是不可替代的重要单位。从句法上看,词语是最基本的分析单位——最小而不可分割的句子成分;从词汇上看,词语是最本原的交际单位——独立而完整的意义成分。句法是纲目,它将词语这样的散碎材料组织起来。材料跟纲目是不可混而为一的。无论词语材料的数量是多还是寡,它们都是为句法所组织的材料,这一边界不可模糊不清。随着新学科的产生,学科间的交叉不可避免,但是一个学科只要有其存在的价值,它与另外的学科因交叉而重合之处必小于它们各自独特之处。定位明确、走向清晰,是学科发展的重要前提。词汇学循此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定会拥有远大的发展前景,必将迎来一个大发展的新时期。

(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 年 5 月 18 日第 8 版)

也谈“语词分立”

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 刘静静

温端政先生 2000 年的《“龙虫并雕”和“语”的研究》(《语文研究》2000 年第 4 期)首倡建立与“词汇学”平行的“语汇学”,《论语词分立》(《辞书研究》2002 年第 6 期)正式提出“语词分立说”,2005 年《汉语语汇学》(商务印书馆,以下简称《语汇》)完成其基本的理论建构,2010 年温先生又在《辞书研究》第 3 期发表《再论语词分立》。学界对温先生此主张的反应并不太大,仅有的几篇表示赞成的文章似乎也只是从辞书收条或加强“语”的教学与研究等角度,指出分立胜于混立,却未见有多少人从词汇学理论的高度对此做法予以全面认同。周荐(2010)对温先生的主张提出质疑,他认为:“一个学科能否建立起来,是否已然建设完足,主要看两个标尺,一要看它是否已有一套独立而完备的理论和学科体系,二要看它是否已具有一定的历史和现实的研究力;将熟语研究从词汇学中切割出来使之独立,再把与‘词汇’异名同实的‘语汇’剥离出来指称那些熟语,殊无必要,这样的做法有无为公众所接受的可能性,也未可知。”周先生文章的观点,引发我们对“语词分立”等问题做进一步的思考。

众所周知,科学的发展,使学科既高度分化又互相渗透,既高度综合又纵横交叉,派生出许许多多新学科。这是学科发展的必然。温先生提出将“语”“词”分立开来的主张,就是要把“语”独立出“词汇学”研究的范围而自立门户,新建一门与“词汇学”完全平行的学科——“语汇学”。作为一门崭新的学科的建立,“语汇学”首先要面临一系列重大问题的厘定,才有将其从原学科中分离出来或将其与邻近学科的关系分清的可能。对此,温先生是清楚的,他告诉了我们他所做的和将要做的几样工作(温端

政,2002):(1)给词、语,特别是“语”下一个确切的定义,明确它的范围;(2)确认“语”和“词”是两种性质不同的单位,把“语”从“词汇”里分离出来,把“词”从“语汇”里分离出来;(3)明确“词汇”和“语汇”的定义,确认词汇具有系统性,语汇也具有系统性。

然而,“语词分立”是否因温先生的上述表示而择分清楚了呢?下面我们就从必要性、合理性、可能性三方面逐一加以分析,顺便考察一下“语词分立”是否有为公众接受的可能性。

二

从20世纪中叶开始,汉语词汇学界在熟语究竟包括哪些形式,熟语的性质和核心内容是什么,熟语与词的关系如何等问题上,始终存在着争议,温先生提到的“熟语”因“先天不足、含义不清、水土不服”(温端政,2010)等原因造成术语概念带有模糊性的现象也确实在一定时期内存在过。但是,经过长时间的讨论,在诸如熟语是涵盖各种形式的固定短语或固定语句,熟语中的固定词组是词的等价物等问题上,学者们的见解已经渐趋一致。例如张永言(1982:122)指出,“熟语有人也称‘习语’。是语言中定型的词组或句子,使用时一般不能任意改变其组织,包括成语谚语歇后语等”,“研究熟语的语言学学科叫作熟语学。因为熟语跟词一样是现成的语言材料,而作为熟语的主要部分的固定词组则是词的等价物,所以一般都把熟语学当作词汇学的一个分科”。孙维张(1989:8)也认为:“熟语的每一个小类,无论是成语、惯用语、歇后语,还是谚语、格言,其结构特点和语用特点都与词的固定组合一致。因而就其语言性质看来,熟语无疑是属词的固定组合一类的语言单位,是词的固定组合的一种,是词汇学的研究范围。”温端政(2005:21—23)有感于词汇学界对“语”的重视不够,也因认为“‘熟语’这个术语具有模糊性和使用中的随意性和不确定性”,遂用“语汇”来代替“熟语”这个术语,并将“语汇”和“语汇学”从“词汇”和“词汇学”中独立出来。温先生的这一做法,我们认为是不必要的。长期以来学界对语言的建筑材料向有“词汇”“语汇”两种称谓,学界一般也是将“语汇”“词汇”视为异名同实,张志公先生主编的《现代汉语》、张斌先生主编的《简明现代汉语》等,即是如此。胡明扬(2000:86—87)也在其主编

的《语言学概论》中将传统的“词汇”部分内容直接冠以“语汇”之称,并说,“语汇就是一种语言中词和语的总和”,“语汇也可以叫作词汇,两种术语的意思差不多。不过说词汇容易被误解为只指‘词’,说语汇就明确包括了‘语’”。不难看出,“语汇”“词汇”异名同实的关系,是为绝大多数学者所认同的。

对术语的内涵和外延加以确定,无疑有利于科学研究的进行。然而温先生把与“词汇”“词汇学”异名同实的“语汇”“语汇学”剥离出来,并为后者强赋新义,使它们指称原术语中的部分内容,此做法不但会因“语汇”“语汇学”这些新术语本身界定含糊而造成与“词汇”“词汇学”这些原术语在分工划界上的模糊性和随意性,而且一反学界的惯常所指,有标新立异之嫌。“熟语”这一术语,确因词汇学科创建之初,不为一些重要著作和文献采用(温端政,2010)而遭忽略,但是,并非每一个学科术语都是伴随着该学科的诞生而产生的,不少术语是在学科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才根据需要创制出来的,术语的含义更是随学科的发展而逐步完善的。“词”这一术语的确立和完善就恰好说明了这一点。语言学界对“词”的定义一直众说纷纭,令人眼花缭乱,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词有着不同的界定,我们能否因此断言“词”的定义具有模糊性和使用中的不确定性呢?回答当然是否定的。“熟语”这一术语的情况亦如此。虽然到目前为止对它的界定仍然有一些分歧,但是讨论是正常的,也是好事,似不应成为废“熟语”取“语汇”的理由。

值得注意的是,商务印书馆2009年10月出版的温先生与温朔彬合著的《汉语语汇研究史》,在讲述从我国古代到改革开放后各个历史时期的语汇研究时,也肯定“语词分立”之前一直“作为词汇组成部分的‘熟语’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绩。这说明将“熟语学”置于“词汇学”内并无不妥,将“语汇学”作为一个学科从“词汇学”学科中独立出来更无必要。

三

温先生“语词分立”理论提出的基点,是他认为“语”“词”根本不同。温朔彬(2006)将温端政先生论述“词”“语”差异时的具体理由归纳为数量、组成成分、结构形式、语义、功能、分类标准、系统等几个方面,认为温

先生是以这些方面的不同作为“语词分立”的根据的。实际上,同样按照温先生的这些标准,“语”内各成员间的差异未必就比一些“语”和“词”的差异小。成语与惯用语在音节和有无表意双层性上的区别,谚语和成语、歇后语等在语体风格、语义语形、造句功能、定型强弱等方面上的区别(武占坤,2000:15—25),不都可以证明语内各成员间也是不无差异甚至差异更大的吗?客观世界存在的任何事物都有特殊性,任何单位也都存在着与其他单位的同异两性。温先生认为语和词有很多不同,遂将语词分立,其实词内部也照样存在着各种各样不同的词,按照不同的分类标准也可以分出大小不同的类。比如从构成方式来看,可以分成单纯词和合成词,合成词内又有并列、偏正、支配、补充等形式的不同;按照词性分类,可以分为实词和虚词,实词又可再划分为名词、动词、形容词、数词等不同的词类,虚词也有副词、介词、连词、助词等不同的类。各成员间的差异性也未必比一些“语”和“词”的差异性小。我们可以对词内各小类进行专门研究,以利于词汇学的整体发展,但我们着实不能把每一个小类都专门独立出来建立一门与“词汇学”平行的学科。“词”和“语”虽有一些区别,但在充当语言的建筑材料这个本质问题上是一致的,二者绝不存在对立的矛盾关系。我们应该承认,“语”和“词”这不同的语言单位之间既在一些细微之处存在差异,又在根本的原则问题上相互一致,彼此交融渗透,并无根本上的大异。不可因为语和词之间一小部分的“异”而过分夸大二者的区别,忽略它们大部分的“同”,更忽略甚至掩饰“语”内成员间的区别,否则,将有悖常理。

“词”内单位的问题,尤其“语”内单位的问题还需要人们花大气力去研究。温先生自己也坦言,“在论述‘语’不是词的等价物的时候,有些提法还需要斟酌,如说‘语只有语汇意义而没有语法意义’,是否欠妥,有待继续探讨”(温朔彬、温端政,2009:271)。此外,温先生独立出词汇学的“语”的所指范围也不甚合理。汉语熟语的成员,语言学界的一般看法是包括“成语、俗语、谚语、格言、歇后语、惯用语等六种类型”(武占坤,2000),温先生将“语”的范围界定为仅包含成语、惯用语、谚语、歇后语四类,如此一来像“格言”这种大于词又同时失去了句调等句子独立性表征的单位该何处容身呢(刘丽梅,2009),温先生的处置是将其踢出语汇家

族,但是把温先生的这一做法与其后来声言的“格言警句,到底是语言单位还是言语单位,还值得研究”(温朔彬、温端政,2009:207)两相比较来看,是否显现出先生当初处理时的草率和有失慎重呢?“格言和其他语汇的子类存在着诸多的家族相似性,实际上,它是语汇范畴中的一个非原型的成员。”(刘丽梅,2009)置学界已然达成基本共识或至少说对其范围等没有什么根本分歧的“语”于不顾,毅然新建一门将语的范围界定得如此之窄的“语汇学”,其合理性究竟有多少,颇可讨论。

四

实际上,早于温先生2000年倡导建立“语汇学”,1983年王德春先生《论词的界限》就建议建立“熟语学”。二位学者的观点看起来相类似,但实质不同。王先生主张建立熟语学,但并未指明要把“熟语学”独立出“词汇学”,“熟语学”应是词汇学的一个次类,是词汇学下辖的学科。温先生强调建立的“语汇学”则全然不同。谈到此,我们有必要谈一下当初从词汇学中独立出来的两门学科——词典学和语义学,明白了“语汇学”与二者的不同,就明白了后者没有可能且不能够独立出来作为词汇学的平行学科的原因何在。

众所周知,词典学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逐渐发展为独立学科的。它以研究词典的体制类型、词典的编纂原则和方法,甚至一切辞书的编纂问题为基本任务。词典学的这一基本任务与词汇学的基本任务相去甚远,这就决定了词典学从词汇学中独立出去乃势所必然。倘若词典学那时仍旧“纳在词汇学内,也势必会严重影响词汇学本身的集中研究,至少会造成漫无中心或尾大不掉的后果”(刘叔新,1990:12)。不仅如此,倘若词典学仍旧尾大不掉地置于词汇学内,势必不能集中研究词典本身的一些问题,不能形成只针对词典现象的、有系统的研究框架,这对词典学后来的研究和发展是极为不利的。历史倘若真的朝着我们所不愿看到的方向一路发展下来,词典学是否还会有今天这样的勃勃生机?回答只能是否定的。语义学从词汇学中分离,是因它“不再只是单单研究词义,而且它要研究语言系统内的各种意义和语句的意义”,它的“研究范围既超出了词汇而扩展到语法,也超出语言系统而及于语言”了(许威汉,2000:

566)。“语义学在研究对象和相应的研究内容上已大大超越了词汇学的范围,它的特殊而艰巨的研究任务不是词汇学所能承受的”(刘叔新,1990:12),自然,“它要从词汇学中分离出来,成为同词汇学、语法学平行的独立学科”(许威汉,2000:566)。由于词典学和语义学“所研究的内容、范围无法由词汇学替代,也由于词汇学在上述领域的理论建设并不完备,它们的兴起具有不可阻挡之势”(周荐,2010)。

温先生想要新建独立于“词汇学”并与之平行的“语汇学”,那么,这一新学科就要有“词典学”“语义学”那样专属于其自身而区别于“词汇学”的理论体系、研究方法和研究实绩,即“语汇学”必须要具备独特的科学理论体系及历史和现实的研究力,其学科的任务、对象、方法等必是词汇学所不能驾驭的。然而目前看来,基于“语词分立”基础上的“语汇学”,无论术语概念还是研究方法,似乎都在仿效“词汇学”。比如温先生提出的“田野作业法、文献采集法、描写法、比较法、计量法”(温端政,2005)等方法 and 手段,本就是“词汇学”研究所常用的。在“语词分立”基础上从事“语汇学”这一新学科研究的学者,迄今为止,似乎只有包括温先生在内的一小部分人,其理论著作的集大成者似乎也只有温先生的《汉语语汇学》《汉语语汇学教程》及2009年10月出版的《汉语语汇研究史》,大多数学者还是将“语汇”归并到“词汇学”旗下的。没有一支强大的研究队伍,缺乏历史和现实的研究力,这样的“语汇学”,与“词典学”和“语义学”当初从“词汇学”中独立出来时的情况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词典学”和“语义学”独立出“词汇学”后,“词汇学”仍有其独特的研究对象和任务,并不会因不再包揽语义和词典的专门研究而影响自身的个性和存在。而“语汇学”一旦独立出“词汇学”,不仅限制了“词汇学”的研究范围,对词汇学的发展带来严重的影响,对“语汇学”本身的研究和发展也会埋下隐患。至少在目前看来,“语汇学”绝不具备独立出“词汇学”并与之平行的可能。

五

语言学科分工日益精细是其发展趋势。温先生不为成说胶固实属难能可贵,倡言建立专门对“语”进行研究的学科,更无可厚非,但是事实也确如温先生自己所言,“这一主张最终能否成立,还需要经受时间和实践